



追尋

陶然



追 寻

陶 然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年·北京

责任编辑: 杨培林

封面设计: 李晓军

追 寻

陶 然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台 湖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frac{1}{32}$ · 6 $\frac{3}{4}$ · 135,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社 目: 107-227 书 号: 10309·37 定 价: 1.20元

序

冯 牧

有一位熟悉港澳文学的朋友建议我读一下香港作家陶然的小说《追寻》和他另外一些近年来曾经引起读者广泛关注的作品。并且说，假如我愿意，希望我在即将由内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追寻》前面写几句话，表示我对于这位新起的青年作家正在辛勤“追寻”和探求着的日趋坚实的文学道路的支持。

我对于陶然先生的创作状况初无所悉，只是在北京的一次文学集会上和他有过一面之识。可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一位生活在香港这块被看作是“文学上的沙漠”的繁华闹市中的严肃的青年作家，一位真诚地把自己的笔和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勤劳的笔耕者。当初，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沉默寡言、勤于思考而又性格内向的人。不久以前，我同一些作家访问深圳特区，有十几位香港作家也来到了深圳，和中国作家进行了热情亲切的会见和交谈。这里面也包括了陶然先生。我对他的印象一如既往，只是由于我在繁忙事务的间隙中已经读过他一些作品，就更加证实了我对于这位文学新人的最初的印象大体上是准确的。在短暂的会见和讨论中，他的谦逊和文静到近于腼腆的神情加深了我对他的作品的印象。我想，我对所读过的他的作品（我只读过他的长篇小说《追寻》、散文集《夜

曲》和有限的几篇短篇小说)的感受和判断，也许大致上是不会有很大偏差和谬误的。

对于香港这个独特的地方，我曾有过几度短暂的体验。我很难用简短的语言来概括我对于这个有着五百万人口的繁华地区的了解和印象。我承认，当我站在香港的山巅上俯视这个城市的美丽夜景时，我感到一种愉悦。但同时，一种怅惘之情也随之在心底油然而生。我感到，我对这个城市（我主要指的是拥挤在这块狭小的五光十色的地区中的人民）的了解是太少了，少到可以说近于无知。那些在摩天大楼中寻欢作乐的人，那些蜗居在木棚小屋中愁苦悲叹的人，那些在繁华的街道上疾步行走的人，那些在各种角落里为衣食住行奋力拼搏的人，那些为了生存和温饱正在进行激烈竞争的人……，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他们都在做些什么？他们怎样估量自己的今天和明天？他们怎样看待自己对人民、对祖国、对世界应当承担些什么，奉献些什么？

每念及此，我就深切地感到：香港应当有自己的严肃的、繁荣的、无愧于“生活的镜子”的比喻的文学。这个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但它又承担着自己独特的重大历史职责：深刻地、广泛地反映香港人民的生活，反映五百万人的思想、感情、信念和理想。

我的怅惘之情来自许多方面。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严格地说，香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支和它的熙攘、繁华而又复杂的现实生活相称的文学队伍；我感到（我希望原谅我的唐突）：尽管在我国新文学史上，香港在前一段时间曾经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我指的是四十年代），

尽管现在香港也还拥有许多有才华、有学识、有理想的作家、诗人和学者，可是，真正具有自己特色的、成熟的香港文学，我以为至今还没有形成。因此，当我们和香港作家交谈时，不时听到有人发出这样的浩叹：“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是很寂寞的！”“香港是商业的沃土，文化的沙漠！”我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我们对于港澳同行的处境感到同情。我们对于香港的文学界寄以很大的期望。我们希望香港的文学事业有一个足以同自己的生活（不论是严肃的生活、繁华的生活、痛苦的生活）相适应的、强有力的、进步的、繁荣的文学事业和文学战线。

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首先要有一支朝气蓬勃、关心现实、热爱生活同时又富有艺术素养的作家队伍。这支队伍应当是富有进取心的，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与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连系在一起的，同时又能够严肃地进行着艰辛的创作实践和艺术探索的。我经常高兴地发现，香港是有可能形成一支有能力、有潜力的文学力量的。在那个一切都被金钱和商品所制约所冲激着的社会里，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勇于探求生活和勤于再现生活的勤奋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尊重和恪守创作来源于生活、文学要真实地再现生活、反过来又给生活以影响的法则。我读过一些这样的香港作家创作的反映香港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也许还称不上是杰作，它们的作者在国内外也许还不大出名；但是，我从这些作家和作品看到了希望和前景。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在香港的众多的以“爬格子”为生的作者当中，目前可能还处于少数，但是，正是他们使我们看到了香港文学的明天。现在，他们也许还是默默无闻的，在创作经验上也可

能还是稚嫩的，但是，他们选择的是一条健康的宽广的道路。他们将会成长和成熟起来。他们有如涓涓细流，总有一天会汇成一条奔腾前进的江河。

在读过陶然的一些作品以后，我的这种想法，可以说是又一次地得到了印证。因此，我很高兴陶然的这部规模不大的长篇小说《追寻》能够在内地出版。这倒不只是为了想以此来证明一下我上面的想法，更主要的是，我以为这是一本写得相当真实、流畅和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在不大篇幅和简洁的描述中，这部小说为我们形象地展示了香港独特的社会面貌和生活底蕴的一些侧面和一些角落；通过几个不同生活经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际，表现了几个具有不同思想、品德、气质的香港人如何看待生活，如何追寻自己的未来，并且终于各自选择了自己将要奋力为之拼搏的目标。在这里，有着那种全身浸透了利己主义毒汁、以吸别人血液为能事、以剥夺他人幸福来满足个人私欲为天经地义的剥削者；有着那种虽然心地善良、却没有认识和把握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力量和信念、最终毁灭了自己的沉沦者；也有着那种虽然生活在污浊的空气中，却坚定地信守一种正直的社会道德准则、并且终于使自己在沉重的压力下站稳了脚步的善良的人和坚强的人。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绘，或繁或简，或刻画细微或勾勒清晰；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通过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使我们看到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光怪陆离的面貌：在那里，有社会渣滓，有彷徨歧途的人，有强者，也有弱者。但是，当我们看完了这个平凡而可信的故事之后，我们会产生这样的信念：在这个既繁盛而又贫困、既辉煌而又黯淡的社

会里，即使是还存在着令人愤怒、令人悲叹的现象，但是，我们深信，那种逐渐清醒、逐渐坚强起来的人们，最后终将掌握自己的命运，为创造一个真正繁荣而健康的社会而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力量。

这便是长篇小说《追寻》给我带来的一点感想。我在前面说过，我只是读过陶然先生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不可能对他的创作成就及其艺术倾向作出深入论列。我在这里还可以补充说一点的是：陶然是一位出生在印尼，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作家，他的文笔是流畅而质朴的，在他作品字里行间中所流露出来的对于人民和祖国的情愫，是真诚的。他的散文写得很优美；比起他的小说来，他的散文常常更加直接更加细微地反映出他对祖国大地，对于亿万同胞的真挚的、难于抑止的情思来。我希望他能够有机会进一步扩展他的生活视野、丰富他的生活储存，这样，我相信，他是会创作出富有更加深广概括力的佳作来的。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目 录

应征.....	(1)
巧遇.....	(3)
女秘书的身世.....	(10)
情窦初开.....	(17)
公平的竞争.....	(22)
巨大的诱惑.....	(27)
惹上官非.....	(35)
中秋之夜.....	(41)
在公园的另一角.....	(51)
失意的滋味.....	(56)
初次导游.....	(66)
误会冰释.....	(73)
夜游船上.....	(81)
八号风球下.....	(87)
太子爷回来了.....	(91)
在异国他乡.....	(97)
圣诞舞会.....	(102)
浅水湾别墅内.....	(109)
试探.....	(114)

龌龊的交易.....	(121)
尽在不言中.....	(131)
秘密公开.....	(140)
受创的心.....	(146)
马场所见.....	(153)
穷追.....	(161)
夜茫茫.....	(168)
晴天霹雳.....	(175)
难题.....	(184)
真情毕露.....	(189)
春意正浓.....	(193)
后记.....	(201)
编后.....	(205)

应 征

由溢满一室冷气的“天堂旅游社”总经理室走出来，孙启从明显地感到被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浪压迫着。骄阳高高地挂在天上，几只不知躲在街边哪棵树上的蝉儿，正以不变的节奏和音量，“知了……知了”地高声叹息着。这叫声混合在车辆的马达声和电车的叮咛声中，组成了都市夏日的奏鸣曲。

但孙启从对这一切毫不在意，就象在广阔的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一样，他轻快地游走了几步，禁不住快活地吹起了口哨。他似乎天生就注定凡事都一帆风顺，中学会考刚发榜，第一封应征信便如愿以偿地把他带到面谈的总经理室来。虽然他也还不敢完全肯定自己就一定被录用了，何况他还亲眼看到，等候在旅游社接待室的竞争者竟有那么多；然而他的直觉却在悄悄地告诉他：“行了！”

孙启从微微一笑，两颊现出了浅浅的酒窝，使他那张白净的脸庞增加了几分英俊；而他的笑容，又把他自己带回到刚才跟旅游社老板娘面谈的那一幕上面去……

当孙启从被叫进总经理室去的刹那，他那颗心骤然“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幸好当他坐下来时，隔着一张台面，坐在转椅上的包太太并不马上问话，从而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她埋头仔细地翻看着孙启从在接待室填写好的应征表格，孙启从那颗紧张的心逐渐松弛下来，甚至偷眼打

量起对面的包太太来了。

四十多岁的包太太，自从两年前从她去世的丈夫手上接管这家旅游社后，生意居然搞得越来越兴旺。包太太虽然徐娘半老，但却风韵犹存；一望上去，就可以看出，她年轻时的模样，一定十分吸引人，孙启从注意到她那张瓜子脸上抹上了一层薄薄的脂粉，娇小的嘴唇淡淡地涂上唇膏，电过的一头黑发波浪似地泻在她那紧身的淡紫色的长袖恤衫上。那恤衫领口和胸前的两粒钮扣散了开来，若隐若现地突出了她那丰满的身材；一股幽幽的香水味散发出来，似乎在向人顽强地表明，她还充满着青春气息。孙启从在心中暗暗估计，包太太的年纪顶多是三十出头罢了。

孙启从正在胡思乱想，包太太已经看完那表格，她抬起了头，嫣然一笑，问道：“你叫孙启从？”

“是，我叫孙启从。”他的心一跳，漫游中的思绪即刻被一把抓了回来，赶忙答道。他的视线在偶然间碰上了包太太似笑非笑的眼神，孙启从的心又跳了一下，赶紧移开眼光，脑袋里却在想：“我的命运都操在你手里了！”

“你喜欢旅游社的工作？”包太太的语调还是那么悠然自得。

“是的是的，我十分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向喜欢活动，喜欢交际，喜欢旅游。”

“二十岁……英文书院毕业……会考英语科C级……嗯，也不错了。”包太太微低着头，又看了一遍那表格，沉吟道。忽然间她又抬起头，直视孙启从，提高了声调：“你的英语会话应该过得去吧？”

“我想一般的会话还是可以应付的。”孙启从挺了挺胸，仿佛在加强自信地答道。

“很好。”包太太满意地点头笑道：“你可以走了。过几天我们会通知你。”

回想着包太太的一举一动，音容笑貌，孙启从不知不觉又咧开了嘴傻笑。举头一望炙人的太阳，那强烈的光芒把他的双眼刺激得几乎掉下眼泪；他连忙低下头来，立即觉得有两个黑点在他眼球上冒出。他停下了脚步，伸出右手背擦了擦眼睛；过了一会，他才继续走他的路。

此时，东边的那块天空中，一朵朵白云不时从蓝湛湛的苍穹掠过。孙启从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到，夏日的香港竟有那么美！他自顾自地一路欣赏着那迷人的景色，平日使他十分厌恶的汗水已经渗出额头，泛滥在他的背脊上，他竟丝毫也没有觉察。他潇洒地走着，跨步也格外高阔起来。闪亮着棕色光泽的高跟皮鞋敲打在坚硬的水泥人行道上，迸发出了“格格”的响声。

巧 遇

一个星期后，孙启从按照通知上班。他一脚踏进“天堂旅游社”，突然一愣：站在眼前的人不正是柳成林么？还没等他叫出声来，柳成林已经惊喜地抢上前来，问道：

“你怎么也来这里？”

“我是来报到的。你呢？”孙启从的语调显得有些得意。

“嗨！太巧了！我们俩真是棒打不散，大概缘分未尽，现在又做起同事来了——我也是来报到的，只不过比你早来两分钟。”柳成林心中十分欣喜，他忍不住猛拍孙启从的肩膀；但他却压低着嗓音，似乎怕惊动了旁人。

“好哇！你找到了工作，连一个电话都不给我，太不够朋友了！”孙启从大声地埋怨着，以致几张脸同时从几个办公桌上抬起。

柳成林感到有些狼狈，他不出声，心中却对孙启从的责备反击了一句：

“那么你呢？”

“会考以后，就见不到你的影子了。这两个月来你怎样啊？”孙启从没有注意到柳成林的神态，但他已发觉自己讲得太大声，干扰了别人，因而再说话时，嗓音也跟着压低下来。

“会考？”柳成林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字，一面苦笑起来。

柳成林与孙启从是同窗三年的老同学了，由于大家年纪相同，在学校里时，两人的关系还过得去。柳成林的父亲是十四座公共小型巴士司机，为了维持生计，常常熬夜载客。柳成林心里很难过，总想减轻相依为命的父亲的生活担子。因此会考一考完，他就开始注意每日报纸上刊登的招聘小广告，向各方面投寄应征信，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份工作。

在会考前，柳成林对自己满怀信心，因为他平时的学业基础不错。但结果呢？唉！那真是一言难尽。他至今还记得赶考的第一天，那太阳好象特意为他送行一样，一大

早便露出了大脸庞；整个大地都给笼罩在那迫人的热力下。挤下西行的电车，他拐进了天后庙道，沿着那长长的斜坡，一步一步地努力往上走去。柳成林发现到这条平日寂静的斜路上，竟然喧嚣起来了；在他的前后左右，全是步伐匆匆的应届会考生，他们正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瞟着一张张严肃的脸色，柳成林也跟着心情紧张起来，虽然用心地去记忆那些充斥着满脑子的答题，但绞尽脑汁，根本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他正自懊恼，猛一抬头，人流涌处，那考场赫然就在眼前。

考试室的外墙，东一个西一个地倚着男男女女考生，他们全都捧着书本，神色紧张地死读死记，有的甚至还呆呆地口中念念有词，手上厚厚的一叠参考卷子都几乎碰着自己的鼻尖。柳成林庆幸着自己的慎重，只是临出门的刹那，他才改变主意，决定带书赶考。他赶紧从随身携来的塑料袋中掏出笔记本，心慌意乱地浏览着；但还来不及记住什么，一看腕上的表，已经是八点二十五分了。他心中扑通一跳，暗自叹道：“算了！”心一横，牙一咬，跟着人群，脚步就跨进试场。他忐忑不安地一双眼四处搜索着，好容易才找到了自己的对号座位。

柳成林坐了下来，环顾了一下场内的考生，全是陌生的面孔。他正在纳闷，忽然看见孙启从匆匆赶进试场，在与他形成对角线的座位上坐下。柳成林看到唯一的熟人，几乎出声招呼，却猛然省悟到身在考场，他瞥了一眼目光炯炯的监考员，便微微地向孙启从点头招呼，心情才平静了下来。

那监考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教师，她在讲台前不慌不

忙地来回踱着方步，她因为怀着孕，行动有些不大方便。柳成林的视线落在她那袭浅绿色的连衫裙上，眼球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她的身形摆动起来，心中却在焦躁不安：怎么还不派发试卷？

突然间，那监考员在讲台前站定，眼光威严地向全场一扫，考生们一个个坐得有如石雕像一样挺直。她慢慢地捧起那密封着的试卷，封皮“嘶”的一声撕破了，倏地使柳成林的一颗心莫名其妙地剧烈跳动；系在他的记忆之网的各种答题明明正在相继挣脱羁绊，争先恐后地向四处逃命。

试卷终于发下来了。监考员宣读“考生须知”的音调，在耳边嗡嗡地回响着。柳成林呆坐在那里发愣，他的那颗心越跳越快，愈跳愈沉重。他正拚命地整理自己的思绪，力图使它变得更清晰些，却模模糊糊地又听到监考员说了一句：“你们可以开始了！”刹那间，试场内一片你追我赶的裁纸声。“直尺！”这个字眼下意识地在柳成林脑海中一闪，还没来得及弄清它的含意，手已经抢在前面，抓起尺子就去裁开试卷的封口。

正当柳成林全神贯注地寻求答案时，一只手蓦地伸向他放在桌子右上角的准考证上，当堂吓了他一跳。一望，原来是监考员在对照片，这一分神，顿时就冲乱了柳成林渐渐集中的思路，他瞥见他前方与左侧的座位上空无人影，不禁猜想道：“他们大概是熬夜温课，病倒了吧？”恍惚中，柳成林突然记起自己在应考，定一定神，他连忙又低下头，回到自己的试卷上。

“还有十五分钟！”一声惊心动魄的警告，发自那监考

员的嘴上，轰然冲击柳成林的耳膜。他大吃一惊，一看表，才发觉自己把考试时限记错了；当他以为还有半个小时可以从容应付试题时，实际上一开头就已经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十五分钟。眼看按正常速度是无法答完试题了，柳成林连想也不想，随手便在那选择题的答案纸上乱画一通，但求有个记号便算数，根本连问的是什么问题，也没看清楚。

就这样，他的英文科成绩虽然不至于是赤字，却也只得了个并不能代表他实际水平的“D”级。柳成林的情绪很低落，每天又得早出晚归地去寻找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情去找朋友。

“不要那么灰心！”孙启从一看柳成林阴沉的脸色，立即便猜想到他定然是在回想着那不幸的往事，“你看，你今天不也一样找到工作了么？其实你根本不用着急，你要知道，车到山前必有路。一个人嘛，当他的‘机会’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无论怎样努力，也是白搭。你看，你那么早就迫不及待地四出求职，不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吗？可是我呢，不慌不忙，等到会考放了榜才来应征，一试就成功！这就是机遇！”

“你当然不用着急，反正你父亲是高级职员，住的又是公家的高级宿舍，花园洋房，优哉悠哉，一时找不到工作，也无所谓。”烦躁中的柳成林横了孙启从一眼，有些负气地说：“我可没有你那么好的福气！”

“你怎么啦？”孙启从听出柳成林的语气不对头，不由诧异地望了他一眼，问道。

“对不起，”柳成林对自己的生硬态度有些后悔，便连忙道歉。接着他瞥了一下四周，见没有人注意他们的谈话，